

## 大金国号考释

李秀莲

(哈尔滨师范大学 金源历史文化研究中心,黑龙江 哈尔滨 150025)

**摘要:**“大金”国号的来历,研究者多认同源于“按出虎(女真语,金)水”,对《金史·太祖本纪》记载的“辽以镔铁为号”“惟金不变不坏”则不予理睬。按《太祖本纪》的史源是《太祖实录》,史料价值应给予重视。“辽以镔铁为号”系指建立契丹国的耶律氏出于铁骊,“惟金不变不坏”喻指建立大金国的女真比契丹高贵,女真汉译“金”,女真国汉译为大金国。

**关键词:**金国;女真;契丹;镔铁;辽国

**中图分类号:**K246.4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4-9499(2015)05-0024-09

“大金”国号的来历,研究者多认同《金史·地理志》的记载,源于“按出虎(安春,女真语,金)水”,对《金史·太祖本纪》记载的“辽以镔铁为号”“惟金不变不坏”则不予理睬。按《太祖本纪》的史源是《太祖实录》,史料价值应该更高一些,至少不会是“子虚乌有”,问题是研究者多困于“镔铁”与辽的关系及其与“大金”形成对比关系难以解释,以致舍弃《太祖本纪》的记载。一般来讲,《地理志》之类的“志”书是修撰史书者根据其所面对的现状,并参考历史资料修撰而成的,已经不是历史发生时的第一手资料,无法与因《实录》而修撰的《太祖本纪》的史料价值相比。放弃《太祖本纪》中“辽以镔铁为号”“惟金不变不坏”的记载的研究态度不可取,因解释不明白历史记载而否定历史的存在的研究态度更不可取。本文将尝试性地探索“镔铁”与“金”的寓意,“镔铁”与契丹、“金”与女真的关系,以期破译大金国号的来历之谜。

### 一、“镔铁”与“金”的寓意

《金史·太祖本纪》记载:“‘辽以镔铁为号,取其坚也。镔铁虽坚,终亦变坏,惟金不变不坏。金之色白,完颜部色尚白。’于是国号大金,改元收国。”<sup>[1]</sup>此言出于阿骨打之口,记于《太祖实录》中,再被《金史·太祖本纪》转抄。

《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引《太祖实录》云:“太

祖以辽天庆五年建国。曰:‘辽以镔铁为国号,镔铁虽坚刚,终有消坏,惟金一色,最为真宝,自今本国可号大金。’<sup>[2]</sup>

《辽史拾遗》引金太祖实录曰:“太祖先为完颜部人,以辽天庆五年建国,曰:‘辽以镔铁为国号,镔铁虽坚,终有销坏,唯金一色,最为珍宝,自今本国可号大金。’<sup>[3]</sup>比照辑出的部分“实录”,《太祖本纪》所载“辽以镔铁为号……”,史源清晰可寻。

《金史·地理志》记载:“上京路,即海古之地,金之旧土也。国言‘金’曰‘按出虎’,以按出虎水源于此,故名金源,建国之号盖取诸此。”<sup>[4]</sup>上京路属于金之旧土,这是撰史者对历史的陈述。“金”曰“按出虎”,“按出虎”是女真语“安春”的近音异写。按出虎水、金源、大金国号的关系多是撰史者的推测之言,“金源”一词背后的历史很复杂,辽朝以“金甸子为金原县”,亦写作“金源县”。清乾隆帝曾说“金源即满洲也”<sup>[5]</sup>。“金源”究为族名,抑或地名很难确定,在此基础上推测大金国得名,立论欠缺且不充分。

研究者之所以愿意采用大金国号源于按出虎水,主要是因为这则资料易于理解,易于接受,不似“辽以镔铁为号……”难解,用刘浦江先生的话说:“这句话令多少辽金史研究者为之头疼。”<sup>[6]</sup><sup>70</sup>因无法理解资料的内容,研究者多舍此求彼,对此则资料及其价值采取不予理会的态

收稿日期:2015-07-15

基金项目:教育部人文社科基金一般项目《金朝开国史研究》(10YJA770027);黑龙江省哲学社会科学重大委托项目《金源春秋》(10F002)

作者简介:李秀莲(1964—),女,黑龙江哈尔滨人,教授,博士,主要从事北方民族史研究。

度。刘浦江先生认为：“这种说法并不可信”。并解释道：“‘镔铁’一词与‘辽’或‘契丹’都没有任何关系，《太祖实录》里的那段话纯属杜撰。前面已经证明，‘大金’国号来源于按出虎水，而《太祖实录》的修撰者为了表明完颜阿骨打起兵伊始即以取代辽朝为目的，于是随意编造了一个‘辽以镔铁为国号’‘故女真称金以胜之’的谎言，曲解‘大金’国号的本意，以期混淆世人的视听。”<sup>[6]69</sup>

《金史》所记载的金朝开国时期的历史包括《世纪》《太祖本纪》等，确实不能完全当作信史解读，需要具体考证，但其中的历史信息不能一概否定，对特殊的历史记载需要特殊的解读方法和有针对性的研究方法，需要研究文本形成的历史背景和过程。

《金史·太祖本纪》源自《太祖实录》，《太祖实录》于熙宗皇统八年（1148年）修成，《实录》的修撰首先是了解史事者用女真语讲述，再由通女真语的译言者翻译成汉语，再由撰写者运笔记录。普通历史事件的转写可以根据翻译的大意捋顺原委，可以比较随意地增减内容，添加修辞等，但对阿骨打的直接引语，且是表达思想、寓意哲理的内容是很难翻译的。还要考虑修撰《太祖实录》时，恰好是熙宗末年，先后发生两桩文字狱案。一桩是翰林学士张钧为熙宗草拟“奉答天戒”的罪己诏，其文有：“惟德弗类，上天天威”及“顾兹寡昧眇予小子”语句。参知政事萧肄译张钧言为：“弗类是大无道，寡者孤独无亲，昧则于人事弗晓，眇则目无所见，小子婴孩之称。”<sup>[7]</sup>结果是张钧被醢。另一桩是大学士宇文虚中积怨于女真贵族，有译言者为讨好这些女真贵族，从虚中所撰宫殿榜署摘字，“以为谤讪朝廷”<sup>[8]</sup>。“本皆嘉美之名”的榜署，被拨弄成构罪的媒孽，最后竟致虚中身死族灭。在这样的政治环境下，实录的译言者、撰写者必然是噤若寒蝉，为避免灾祸，生硬地直译、直书是上策，译言者、记录者不敢有一点自己的理解。生硬地直译、直书写入《太祖实录》的记载后来又转入《金史·太祖本纪》中，这就是令人费解的“唯金不变不坏”之句产生的背景。如此背景之下出现的“辽以镔铁为号……”，不能因不解其意而断言历史记载是编造的。

在这样背景下记录的“辽以镔铁为号……”

之句本身难以破译其本意，只能期待从契丹、女真族源及相关历史文化方面寻找答案，契丹之于“镔铁”，女真之于“金”是否存在关系是解决问题的关键。

很早就有人研究契丹与“镔铁”的关系，元代翰林学士王磐认为：“契丹以其国产镔铁，乃为国号，故女真称金以胜之。或谓水生金，非也。”<sup>[9]</sup>清人张穆则说：“契丹建国号曰辽，译言镔铁，盖《尔雅》‘白金美者谓之镔’。故女真抗辽，则名其国曰金。”<sup>[10]</sup>二位学者在具体解释“镔铁”的来由时，表现出主观臆断的倾向，诚如刘浦江先生斥之为“想当然之说”<sup>[6]70</sup>。但二位学者可贵之处是捕捉到了阿骨打说此话的用意，即金胜铁，意在表达阿骨打民族自树的心理，希望这种自豪感唤起、鼓励女真群体的自信心，以“大金”作为旗帜发挥“系天下心”的功效。

## 二、辽以“镔铁”为号，寓意“小刀”辨析

冯家昇先生在《契丹名号考释》一文中，专门讨论“金太祖所语镔铁指契丹说”。<sup>①</sup>文中很有见地地肯定太祖之语的客观性，“太祖之语，载在实录，似为史实，固无须滋疑。”并且注意到从女真语到汉语的转译使《太祖实录》《金史·太祖本纪》文本形成的过程更加复杂。但以“镔铁”指契丹的名称，而且与阿尔泰语系三大语族（突厥、蒙古、通古斯），还包括高丽语中的“小刀”一词的读音相联系，还有商榷的空间。

首先，“契丹”一词是否是原始的读音，其来源、最早的发音者是否是阿尔泰语系中的某语族，不清楚；其次，“小刀”在契丹族群中具有何种意义，是否有代表性，是图腾，还是具有某种标识价值，不清楚；最后，阿骨打所言“镔铁”，其用意在于与“金”形成对比，凸显自己及所代表的女真族群的高贵，与后来蒙古人彪炳“黄金家族”是同样的心理。以“镔铁”换成“小刀”，与“唯金不变不坏”对比的用意消失，阿骨打没有必要把“小刀”与金对比。在这样的前提下，把契丹与镔铁小刀联系在一起，很牵强。

《契丹名号考释》一文很牵强地把“镔铁”转换成小刀，又用“小刀”一词在阿尔泰诸语族中的读音与“契丹”相联系，这样的结论难以得到学界的认可，不过冯家昇先生对具体问题的分析还是

<sup>①</sup>冯家昇：《契丹名号考释》，载孙进己、王欣、于宝林、孙海：《北方史地资料之四：契丹史论著汇编》（上），1988年，第54页。镔铁，“余意指契丹也”。

很有见地的。他指出：“太祖所语不过偶尔之辞，即名已定而言之，决不因辽为镔铁，而金始为金也。何以知其然？以其奠居金水，而名其部族为‘金’也。”<sup>[11]</sup>按冯家昇先生所言，“镔铁”之号不决定女真建国号“大金”，“金”本是部族之号，由部族之号而为国号。“金”国号源于部族，“镔铁”也可能是契丹的部族之号，或者与契丹的族源有关系。

### 三、契丹族源与“镔铁”的关系

关于契丹人的族源，学术界多认为源于鲜卑宇文部。杨树森先生在《辽史简编》中写道：“契丹族是我国古代北方古老的民族之一，属东胡族系，源出鲜卑，是鲜卑宇文部的别支。”<sup>[12]</sup>张国庆在《辽代社会史研究》中进一步论证契丹源自东胡系的鲜卑族<sup>[13]</sup>。在东胡系鲜卑人中探讨契丹的族源，研究视角存在误区。

鲜卑人是一个大联盟，其中有东胡人，还有非东胡人。“鲜卑宇文部的别支”，是说他不是宇文部，可能与宇文部存在联盟、联姻关系。20世纪90年代初，考古工作者在内蒙古阿鲁科尔沁旗发掘了契丹皇族、耶律阿保机堂弟耶律羽之之墓，“墓志”有云：“公讳羽之，姓耶律氏。其先宗分佶首，派出石槐，历汉魏隋唐以来，世为君长。”<sup>[14]</sup>研究者以此为依据，力图“实证”契丹出于鲜卑，出于东胡。檀石槐所部是一个大联盟，耶律羽之之“墓志”说“派出石槐”，只能说明阿保机的先人在政治上曾隶属于鲜卑大联盟，根本不能证明他们有族源关系。

此外，利用人类考古学的研究方法，通过对中国北方古代人群线粒体DNA的研究，把古代契丹人群、古代鲜卑人群和古代匈奴人群，另外选取了现代的蒙古（蒙古国）、雅库特、布里亚特、鄂温克（俄罗斯）、蒙古（内蒙古）、汉（中国北方）、汉（中国南方）、日本等8个对比人群进行线粒体DNA研究，研究结果是：“在系统发育树上，契丹与鲜卑人群位于同一分支上，表现出最近的遗传关系，而匈奴人群与蒙古（蒙古国）、蒙古（内蒙古）以及布里亚特人群的遗传关系相对较近，与鲜卑和契丹人群的遗传关系相对较远。”<sup>[15]</sup>

研究者通过对中国北方古代人群线粒体DNA的研究，希望“寻找契丹族的真正起源”，仍是徒劳。鲜卑是汉魏时期北方民族的联合体，后来崛起的北方民族的先民都有可能包含其中，还有十万余落的匈奴人加入鲜卑之中，鲜卑与匈奴

存在于系统发育树上的不同分支本身已违背历史实际。还有李志敏先生新近研究提出：“鄂尔多斯高原才是拓跋鲜卑真正的发祥地”<sup>[16]</sup>，冲击了拓跋鲜卑发源于大鲜卑山的旧说，也否定了鲜卑与契丹族源关系的存在。系统发育树上，契丹与鲜卑关系相近还不能定位为族源关系，他们只是关系近，可能还有比鲜卑更近者，只是没有人选比较研究之列。

### 四、契丹出于丁零

研究族源关系比较科学的历史学研究方法是在其历史发展中寻找线索，比直接采用史籍上的结论可靠、科学。李志敏先生否定拓跋鲜卑发源于大鲜卑山，提出新说，采用的就是这种方法。同样，周建奇先生在撰写《辽代契丹半丁零——〈辽史〉中的迪鞞为高车丁零异译补证》一文时，采用的也是这种方法，即在研究历史的过程中证明述律氏（后改肖姓）出自丁零，“我们有相当确凿的证据证明起源于‘高车丁零’的肖氏集团，几占契丹一半势力。”<sup>[17]</sup>后族述律肖氏出于丁零，皇族耶律氏的先祖也出自丁零。

《新五代史》云：“（阿保机）以其所居横帐地名为姓，曰世里。世里，译者谓之耶律。”<sup>[18]</sup>

《契丹国志》云：“阿保机变家为国之后，始以王族号为横帐，仍以所居之地名曰世里著姓。世里者，上京东二百里地名也。”<sup>[19]</sup>

《辽史·国语解》耶律氏条云：“有谓始兴之地曰世里，译者以‘世里’为‘耶律’。”<sup>[20]</sup>

耶律之姓源自“世里”，世里即“舍利”，乾隆《钦定辽史国语解》中，“世里”条释文在部族门、军名门、职官门与“舍利”释文并同。世里、舍利在蒙古语中为一语，在契丹语中或同为一语。

“舍利”即丁零的另一称呼。舍利，在唐代是部落名号，舍利元英、舍利乞乞仲象之“舍利”标志的是部落称谓，非官称。唐代，东突厥汗国有舍利部，舍利部在政治上从属突厥，但其族源不是突厥。舍利部与突厥的关系在传说中已有所反映。《酉阳杂俎》记载：“突厥之先曰射摩、舍利海神，神在阿史德窟西。射摩有神异，海神女每日暮，以白鹿迎射摩入海，至明送出，经数十年。”<sup>[21]</sup>

《酉阳杂俎》大约成书于860年，收录野史轶闻。野史传说在史记、实录充栋的中原王朝史研究过程中不足称道，但对处于部族社会的民族历史的研究是弥足珍贵的，其重要性相当于中原史

前社会的神话传说,其中保留很多历史信息。“射摩与舍利海神”的传说保留了突厥人阿史德氏起源的历史信息,讲述的是射摩部落和舍利海神部落联姻的历史,海神女出于舍利部,有研究者称他们为射摩舍利和海神<sup>[22]54</sup>。显然,没有意识到“舍利”是部落名称。射摩部居于阿史德窟,阿史德窟在贝加尔湖东的乌德健(ötukan,今蒙古国杭爱山脉)山附近,海神女部落在阿史德窟西的北海(今贝加尔湖)。

谈及阿史德氏的起源,薛宗正先生的研究很有见地。他说:“东迁漠北的阿史那氏同西迁的Dil初步结合起来,阿史德氏由之衍生……该氏(阿史德)据《唐会要·诸蕃马印》又作阿史那德氏,可见其名实为Asana—Dil的合译,意即阿史那化的丁零人。”<sup>[22]54-55</sup> Dil,海神女所出部落,即居于北海的丁零,在传说中称“舍利”。

舍利,按《北史》载:“突厥之先,出于索国,在匈奴之北。”<sup>[23]</sup>“索国”就地理位置居匈奴之北,并结合与突厥之先所出的历史来判断,当是居于北海的丁零人或其支裔。“索国”当是丁零的另一称谓,与舍利音近,完整的译音当是“索离”国。薛宗正先生考“漠北索国”为呼揭<sup>[22]48</sup>,此解尚有未谛。温玉成先生在《论“索国”与突厥部的起源》一文中提出:“‘索国’是匈奴西北边鄙丁零人的小国。”<sup>[24]</sup>索国即丁零国,是有道理的,但温玉成先生宗于马长寿先生之观点,把索国置于匈奴西北之边鄙,有待商榷。<sup>①</sup>

世里、舍利、索离出于丁零。世里在辽阿保机时,又有“迭刺”异写。《辽史·营卫志》“阻午可汗二十部”条云:“涅里相阻午可汗,分三耶律为七……三耶律:一曰大贺,二曰遥辇,三曰世里,即皇族也。二审密:一曰乙室己,二曰拔里,即国舅也……大贺、遥辇析为六,而世里合为一,兹所以迭刺部终遥辇之世,强不可制云。”<sup>[25]</sup>据陈述先生研究,“世里即舍利之别译。阿保机曾膺舍利之号,故以迭刺称舍利氏。继而合诸舍利为一迭刺部族,遂强大不能制。”<sup>[26]</sup>迭刺,是诸舍利合并而成,迭刺音近“丁零”。迭刺、舍利都源出

于丁零。

## 五、“镔铁”与铁骊、铁勒的文化联系

耶律源出世里,世里又译作舍利、迭刺等。舍利作为部落名称指北海丁零和其分支“索离”的后裔,汉魏时期的“索离”又有“橐离”之称。<sup>②</sup>隋唐时期,居于北海的丁零遗裔和西迁康居以北的丁零称“铁勒”,居于嫩江流域的索离(橐离)的后裔称铁利,或铁骊,先属黑水靺鞨,后为渤海铁利府。贾敬颜先生认为,铁骊即是铁勒<sup>[27]</sup>。周建奇先生在贾敬颜先生观点的基础上,进一步推断“此挾领相公当即铁骊详稳。铁骊即铁勒,因而迪鞞也就是铁骊或铁勒的异译或变体。”<sup>③</sup>其实,铁骊(铁利)与铁勒是同源丁零的不同分支,铁骊属于东北支,源于橐离(索离),在黑水附近,铁骊详稳(挾领相公)掌黑水边事,即指此。铁勒,是居于北海的丁零和西迁的部分,他们与突厥的关系很密切,比黑水地域的铁骊密切。《金史》把铁骊与铁勒混为一谈,是错误的。《金史》记载:“辽以兵徙铁勒、乌惹之民,铁勒、乌惹多不肯徙,亦逃而来归。”<sup>[28]5</sup>与乌惹之民相近的是铁骊,而不是铁勒。《金史》又载:“铁勒者,古部族之号,奚有其地,号称铁勒州,又书作铁骊州。”<sup>[29]</sup>这个铁勒所居之地,后来被奚人占据,在契丹以西。

在辽代,舍利即世里,诸舍利合为一迭刺,耶律阿保机所出迭刺部,属于铁骊支脉。周建奇先生在论证述律肖氏出于“高车丁零”时,也怀疑阿保机所出,他说:“‘辽之共国任事,耶律肖二族而已’(《辽史》)。对于耶律氏,我们没有足够的材料表明其为一突厥语族。只阿保机所出自之迭刺部,又作迭烈,与迪烈、敌烈音近,或为其异译。”<sup>[17]</sup>契丹的皇族耶律氏与后族述律肖氏均出于丁零,即后来分别称铁勒与铁骊,契丹出于铁勒、铁骊,这就是阿骨打所言“辽以镔铁为号”的由来。

## 六、“大金”国号与按出虎水

女真建国,国号“大金”。“大金”国号的来历

①马长寿:《论突厥人和突厥汗国的社会变革(1958)》,载林幹:《突厥与回纥历史论文选集》(1919—1981)(上),北京:中华书局,1987年,第141页注①“索国可能是指二世纪时拓跋鲜卑之祖第二推寅所领导的游牧部落。这一部落,据《后汉书·鲜卑传》的记载,是在敦煌以北,即蒙古草原的西北部。突厥祖先出于鲜卑是不可能的,但与拓跋部落居住较近,‘出于索国’之说或由于此故。”

②范晔《后汉书·东夷传·夫余》作索离,王充《论衡·吉验篇》作“橐离”。

③周建奇:《辽代契丹半丁零——〈辽史〉中的迪鞞为高车丁零异译补证》,《内蒙古大学学报》哲社版,1993年第3期。另见陈得芝:《蒙元史研究丛稿》,人民出版社,2005年,记载:“其(契丹)东北则有挾领相公,掌黑水边事,正东则有注展相公,掌女真等边事。此皆守边者也。”(《武溪集》卷一七,《契丹官仪》)挾领相公即铁骊部详稳,注展相公即女真(《辽史》作女直)详稳,这两部是东北面大部,同时东北面其他部族也有置详稳的,但都不是东北面的最高机构。

多数研究者以《金史·地理志》记载为是。刘浦江先生的观点比较有代表性,他认为,《金史·地理志》“对‘大金’国号的解释与刻意改造金朝开国史的《太祖实录》完全不同。《地理志》的这种解释可以得到许多史料的有力支持……综合这些史料所得到的解释是:女真语称金为按出虎,按出虎水以产金而得名,‘大金’国号即来自按出虎水,此外没有别的任何含义。”<sup>[6]70</sup> 捭阖《金史》中的出于《太祖实录》的《太祖本纪》与《地理志》所载大金国号问题,还不能简单地断言孰优孰劣,是否“刻意改造金朝开国史”,还需要深入研究。

刘浦江先生十分肯定“大金”国号来自按出虎水,并以《金国语解》《三朝北盟会编》和《金虏节要》等文献的相关记载为佐证。其实,这些文献仅是撰写《金史·地理志》的材料,没有起到论据支持论点的作用。《金国语解》记载:“金曰按春(按出虎)”,这里根本没有涉及“大金”国号的来历。《三朝北盟会编》记载:“以水名阿禄阻为国号。阿禄阻,女真语金也。以其水产金而名之,故曰大金。犹辽人以辽水名国也。”<sup>[30]</sup>《金虏节要》记载:“阿古达为帝,以本土爱新(按:即按春,此系清人以满语改译)为国号。爱新,女真语‘金’也。以其水生金而名之,犹辽以辽水名国也。”<sup>[31]</sup>

后二则史料所记内容基本相同,虽不清楚二者是否有转抄的关系,但二者出于同一史源是无疑的。这是宋朝使者以女真建都城于按出虎水畔来逆推、猜测“大金”国号的来历。而且致命的问题是按出虎水从古至今都不产金,也没有产金的记录。不产金的“按出虎”水得名于靺鞨七部中的安居骨部,以部名名水。虽说女真完颜部远源可能与安居骨部有关系,但完颜部的历史中不见提及安居骨部,完颜部多以女真自命。按出虎水也不是完颜部的祖居地,猷祖绥可率部迁徙之地是海古水纳葛里村,《金史·世纪》记载:“猷祖乃徙居海古水,耕垦树艺,始筑室,有栋宇之制,人呼其地为纳葛里。纳葛里者,汉语居室也。自此遂定居于安出虎水之侧矣。”<sup>[28]3</sup> 海古水因其地出现“纳葛里”,“纳葛里”即是“来流”的异译,海古水后称来流水,来流水是完颜部绥可迁居地,

“安出虎水之侧”是用来强调来流水的右岸,而不是左岸。从考古资料看,来流水的右侧(东北岸)确实有很密集的辽金居住遗址。<sup>①</sup>

来流水是女真完颜部建国之前的活动中心,穆宗牧马在来流水,既贵且重的撒改统治来流水,阿骨打起兵在来流水誓师,居于来流水者被称“海姑(古)兄弟”。《金史》有载:“猷祖徙居海姑(古)水纳葛里村,再徙安出虎水。世祖称海姑(古)兄弟,盖指其所居也。”<sup>[32]</sup> 按出虎水属于阿骨打所统治的匹脱水以北之地,与来流水相比,不重要。完颜部再迁按出虎水的时间历史记载不明确,抑或是猷祖时,抑或阿骨打建国后。按出虎水真正受重视还是天会年间于此地兴修宫殿之后。

按出虎水在女真人心目中的地位无法与辽水在契丹人心目中的地位相比,辽水被契丹人视为祖先发源地。《辽史》记载:“有木叶山,上建契丹始祖庙……相传有神人乘白马,自马孟山浮土河而东,有天女驾青牛车由平地松林泛潢河而下。至木叶山,二水合流,相遇为配偶,生八子。其后族属渐盛,分为八部。”<sup>②</sup>潢河和土河在木叶山合流后即辽水,木叶山被视为祖山,四时祭祀。由此而合流的辽水被契丹人视为祖先发祥地,即契丹人把族群认同寓于地域认同之中,族群认同又上升为对政权的政治认同。按出虎水仅是完颜部部分家族的居地,以此水名国不会得到整个完颜部的认同,更不会得到整个女真族群的认同,以此水名国无法实现凝聚女真人的政治认同之目的,即不能被所有女真族群所认同的按出虎水,由此而产生的“大金”国号也不可能得到全体女真人的认同,更达不到“系天下心”的目的。

## 七、“大金”国号出于“女真”族称

阿骨打说辽之“镔铁”系指耶律氏出于铁骊,即建立辽国的耶律氏的族源以“镔铁”为号。“镔铁”与大金对比的不是国号本身,而是建国的人群,一称“镔铁”,一称“金”。国号后面寓意的是建立政权的族群孰优孰劣,这是民族独立、民族自树时期的必然心理,阿骨打的这种族群自豪感代表的是整个女真族群,女真族群认同阿骨打,

① 庞志国,夏若英:《拉林河沿岸的辽金遗迹》,载《黑龙江文物丛刊》,1984年第2期。据载:“与西南岸截然相反,拉林河东北岸的古城比较密集,排列有序。”

② 《辽史》卷37《地理志一》第446页,《辽史》卷32《营卫志中》第378页。据记载:“契丹之先,曰奇首可汗,生八子,其后族属渐盛,分为八部,居松漠之间。今永州木叶山有契丹始祖庙,奇首可汗、可敦并八子像在焉。潢河之西,土河之北,奇首可汗故壤也。”

认同大金,是刻骨铭心的认同,以致二三十年后,讲述历史的人用阿骨打的话表达了自己的心声,也表达了整个女真族群的心声,“唯金一色,最为珍宝”“不变不坏”。

阿骨打适应女真民族自树的心理,利用女真族称的优势,蓄意制造大金胜“镔铁”的言论,其用意是显而易见的。但研究者苦苦求索,不得要领的根源是“女真”释名和女真族群来源的解读,阿骨打完颜部出于女真,“女真”汉译为“金”。

唐初靺鞨使者向太宗皇帝提及“女真”一词。其后,契丹人目之为“虑真”(虑直)。宋人说金国本名“朱里真”(朱理真),读作“女真”是番语讹读所致。元朝史籍称“主儿扯”“主儿扯惕”(复数)。女真这一族称被异写成不同的文字,导致释义、读音发生混乱。

研究者多立足于女真乃肃慎人之后裔,从肃慎一词开始探索,解释“女真”一词的含义,先后提出“东人”说<sup>①</sup>;人说<sup>②</sup>;“鸟说”。一作海东青<sup>③</sup>,另一作“东方之鹰”<sup>④</sup>;“酸菜说”<sup>⑤</sup>;还有猎人说<sup>[33]238</sup>等。哈斯巴特尔认为:“‘肃慎’以及它的别称‘息慎,稷慎’和‘女真’。它们都是由‘词根+词缀’构成的,其中‘肃慎(sušen)、息慎(□išen)、稷慎(□igen)’是由词根‘肃(su-)、息(6i-)、稷(□i-)+词缀‘慎(-šen)’两个部分构成的;‘女真’是词根‘女’+‘真’词缀构成的。”“在结构上□ürëin是派生词,是由词根□ür-和词缀-□in两个部分组成的。词缀-□in表达“……人”的职业意义。对于词根jür-的语义,可以比较语音形式近似的□oro‘角头箭’,□or-ho‘马箭尖骹头’两个词。通过这两个词的语义能够知道□ür--的词根意义是‘箭’。所以,派生词□ürëin的原来语义是‘有箭的人’,即‘猎人’的语义。”<sup>[33]239-240</sup>

以上诸说的共同之处是直接接受史籍中的

结论,以肃慎为女真先人,相信女真在所谓的肃慎族系之中。以此为出发点严重影响了女真族源、女真释义等学术问题的研究。《北风扬沙录》载:“金国本名朱里真,番语(指契丹语)舌音讹为‘女真’,或曰‘虑真’,避契丹兴宗宗真名,又曰‘女直’。肃慎氏之遗种,西海之别族也。或曰三韩[中]辰韩之后。姓拿氏,于夷狄中最微且贱。唐贞(正)观中,靺鞨来中国,始闻女真之名,世居混同江水东,长白山——野绿水之源。南邻高丽,北接室韦,西界渤海、铁离,东濒海。《三国志》所谓邑娄,元魏所谓勿吉,唐所谓黑水靺鞨者,今其地也。有七十二部落,不相统制。契丹阿保机乘唐衰,兴北方,吞诸蕃三十六,女真在其中。”<sup>[34]</sup>

《北风扬沙录》把女真的族源说成“肃慎氏之遗种,西海之别族也。或曰三韩[中]辰韩之后。”这三者在女真族群中都存在,关键问题是要分清谁是源,谁是流。部分史籍记载及后来的研究者多把肃慎作为女真的族源,肃慎、挹娄、勿吉、靺鞨、女真云云。依笔者研究,辽代女真大致分为两部分,出于靺鞨者,在混同江以东,乃金之先,即出于靺鞨七部中的安居骨等部;出于黑水靺鞨者在混同江以西,是女真的主体,在契丹东北,屡被征伐后,迁徙至鸭绿江、黄龙府、辽南等地。不论出于靺鞨还是黑水靺鞨,他们的族源都不能确定为肃慎,研究者多是利用史书的记载,鲜有论证者。宋人记载女真或为“西海之别族”,至今未引起重视。

## 八、女真之本义

“女真”之名唐初出现是出于靺鞨人之口,五代时,女真与契丹相接触而被记载。在未称女真之前,女真另有其他称谓。在史籍中出现的女真、虑真、朱先、珠尔真、朱理真、诸申、朱里扯特、

①乌拉熙春:《从语言论证女真、满洲之族称》,载恒煦(金光平)等:《爱新觉罗氏三代满学论集》,远方出版社,1996年版,第385页。金光平等提出“东人”说,其研究方法是先认定女真属于肃慎族系,在语言论证中得出“从肃慎到女真的一系列名称同有一个本义,即:tʃul-(东)+-tʃən(人)‘东人’。”

②薛虹:《肃慎的地理位置及其同挹娄的关系》,载《吉林师大学报》1980年第2期,第90页,据载:“肃慎、息慎、稷慎都是女真(jusen)的同音异译。jusen一语在通古斯语系中,原来本是人的意思,是其自称。”

③傅朗云、杨旸:《东北民族史略》,吉林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14页,认为肃慎一词源自汉语的“鸛鹑”,“汉语鸛鹑——鹰,满语译作宋昆,再汉译为海东青。”

④崔广彬:《“肃慎”一名之我见》,载《北方文物》1987年第3期,据载:“‘肃慎’一词应来源于女真语,即女真语zhul(东方之意)shen(海青之义)的合成,即‘东方之鹰’(海东青)之意。……肃慎作为民族,也就是鹰的民族。”

⑤董万仑:《〈东北史纲要〉中的满语运用》,载《满语研究》1989年第1期,据载:“酸菜说”“jušen一词的涵义费解,可能与汉语‘酸’有关。jušen的词干为juše,加动词后缀-mbi为jušembi,《五体清文鉴》释为:‘疾病,作酸’,《清文汇书》释为:‘万物酸了’。juše加名词后缀-mpe为jušempe,《五体清文》释为:‘菜肴:酸酱菜’。满族人说,他们的先人喜食酸菜,故外族称之为‘酸菜达子’。这是肃慎一词在后世的涵义。”

主儿扯惕、主儿彻惕、拙儿察歹等,是音译,还是意译首先需要明确。靺鞨称“女真”,契丹称“虑真”。女,古音为“汝”,女与虑音相近,韵母音 n、l、r 在翻译民族语言时,区别不太明显,常被混用。女真与虑真可视为近音异写,朱里真是宋人对女真、虑真发音的矫正,拼写为[Jurchen]。

女真(朱里真)的读音构拟为“jurchen”,孙伯君先生等研究者指出:“宋元时期经常用‘女’字译写阿尔泰语+Jur,……用‘女’译写\*jur 可以认为省略了音节末\*-r 音,这种情况在宋元史籍的对音中是一种非常普遍的现象……因此,我们推定‘女’为‘袅罗’的省译,‘女古’即‘袅罗箇’或‘袅里曷’的异译,所对译的契丹语形式可拟为\*nürgü/nürga。”<sup>[35]</sup> 哈斯巴特先生也指出,8世纪长安的“女”字读音应是“jio”<sup>[36]</sup>。两位语言学者一致认为,“女”不读nv,而读作“袅罗”的近音。据此可以进一步推断女真拟读音为“袅罗真”。

女真,最早出于靺鞨与契丹人的读音,靺鞨的语料缺乏记载,只能在契丹语言中寻找相关的信息。契丹国一水名曰:“袅罗箇没里”,“袅罗箇”与女真拟读音“袅罗真”很接近。袅罗真应是女真本名朱里真的近音异写,他们与袅罗箇的关系需要进一步研究箇ge 与真(直)zhen(zhi)的关系。在北方民族语言中,不见g 与zh 音混用、通用的规则。另一种可能是中原译音的问题,箇,作为指示代词,常见于诗中。

唐王维《同比部杨员外十五夜游有怀静者季》:“香车宝马共喧闻,箇里多情侠少年。”箇里,这里。宋苏轼《记梦》云:“不信天形真箇样,故应眼力自先穷。”箇样,这样。宋张榘:《千秋岁·为壑翁母夫人寿》云:“黑头公相贵,膝下欢娱笑,君知否?箇般福分人间少。”箇般,这般。

“箇”音被“这”(者、遮、赭)音取代初见、多见于唐代《变文》中。《敦煌变文集·燕子赋》有云:“者汉大痴,好不自知。”<sup>[37]</sup> 据研究者统计<sup>[38]</sup>,《敦煌变文集》里“这(這)”24例、“者”8例、“遮”3例。另外,在唐代《历代法宝记》中有一例“赭”。《新唐书·史思明传》记载史思明骂曹将军曰:“这胡误我,这胡误我。”<sup>[39]</sup>

“这”字出现于《旧唐书》,清人王鸣盛说:“《旧唐》载俗字”<sup>[40]</sup>。赵翼认为,这“此等语直是

戏曲中打诨,岂可施于文字”<sup>[41]</sup>。近世研究者也发现“这”字大量运用见于晚唐变文,最迟出现是在中唐。”<sup>[42]</sup>“这”(者、遮、赭)是胡音、俚语,多载于变文和胡人的语言里,赵翼认为:“史传俗语”皆从蒙古字译出,极为俚俗。”<sup>[43]</sup> 其实,俚俗之语载于典籍,唐代之前就已经出现了,或者说,本来就存在于胡人的语言文化之中,胡人的口语读作“这”音,中原文献记作“箇”音。就“袅罗箇”与“袅罗真、朱里真(女真、女直)的音变而言,在胡人(指契丹、靺鞨及安禄山杂胡等)的语言中本来就有此音(这、者、遮、赭),被中原的译言者译写成“箇”,至唐代以后(实际情况可能早一些),胡人文化在黄河流域的影响越来越大,胡人有了话语权,其语言可以直接被转写,多写在“变文”中,史籍中偶尔出现“这胡误我”之类的俗语,被视为修史者的败笔,《新唐书》删掉“这”字,仅书“胡误我”<sup>[44]</sup>。“这”(者、遮、赭)的读音经历了口语、俗语到书面语的变化,袅罗箇被还原为袅罗真(朱里真、女真、女直)。

“袅罗箇没里,复名女古(袅罗古,笔者加)没里者……华言所谓黄河是也。”<sup>[45]</sup>《辽史·国语解》明确记载:“女古,金也。”<sup>[46]</sup>黄色即金色,袅罗箇、女古都有“金”的词义。由袅罗箇还原的袅罗真、朱里真、女真、女直,汉译为“金”。

## 九、从女真国到大金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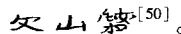
1993年9月,在内蒙古敖汉旗老虎沟发现金代博州防御使墓,出土了一合契丹小字墓志,志文第11、第12和第15行在记载墓主人金初的活动时,三次出现“女真国”的字样<sup>[47]</sup>，“女真国”被写作“筠攸”<sup>[616]</sup>。刘浦江先生据此提出,女真人在立国号为“大金国”前,曾称“女真国”。<sup>①</sup> 在学术界引发了是否存在女真国的争议。

乌拉熙春先生在《契丹小字〈金代博州防御使墓志铭〉墓主非移刺斡里朵——兼论金朝初期无“女真国”之国号》一文中认为:“根据以上考证的结果,可以证实女真建国之初并没有使用过‘女真国’这一国号,契丹小字墓志中出现的国号就是‘金国’,只不过‘金’是用契丹语‘女古’意译,而不是女真语的‘按春’。”<sup>[48]</sup>

女古jiocku、袅罗箇niroockon 与Jurchen(女

<sup>①</sup>刘浦江:《关于金朝开国史的真实性质疑》,《历史研究》1998年第6期。“我初步认为,完颜阿骨打于公元1114年起兵以后,可能在1117年或1118年建立了国家,国号是‘女真’年号为‘天辅’,1122年改国号为‘大金’。”女真国改号为“金国”的时间问题,或曰1118年,或曰1122年。

真)是同义、近音用不同汉字注音的一个词,“女真”即“金”,女真国也就是金国,“金国”是由“女真国”转译而来。女真完颜部称“女真国”发生在阿骨打称都勃极烈之时。都勃极烈的出现是女真民族(多指族群部落)发展的需要,围绕都勃极烈、诸勃极烈核心集团的形成,以及招徕诸部归附,已经形成一个高于女真国所指代的族群意义的女真政权“实体”,这个女真国已经不是族群的概念,具有了政权的意义,是女真族群民族自树、凝聚的旗帜。“女真国”转译成“金国”与都勃极烈改称皇帝的时间是一致的,依笔者所见,当在天辅元年(1117年)<sup>[49]</sup>。渤海文士杨朴劝阿骨打称帝,立国号“大金”。“大金”国号的出现是女真人通过渤海人接受汉文化的开始,也是女真人选择发展道路的开始。阿骨打对内以民族语言称“女真国”,对外转译“大金国”。女真国、大金国均能得到女真群体的认同,实实在在地产生了凝聚力,使女真人为“大金”而战。

“女真国”转译为“大金国”,辽、宋有一个逐渐认同、接受的过程。所以,在宋人文集中较晚出现“大金国”字样是正常的,但不能以宋人记载“大金”的时间作为“大金”国号出现的时间。契丹人接受大金国号,并专用契丹字转译“大金国”,目前见于天会十二年(1134年)刻记的《郎君行记》碑文中,“大金国”契丹文写作  <sup>[50]</sup>。

#### 参考文献:

[1][元]脱脱,等.金史卷2太祖本纪[M].北京:中华书局,1975:26.

[2][宋]李心传.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1引金太祖实录[M].北京:中华书局,1956:2.

[3]厉鹗.辽史拾遗卷11天祚皇帝2[M].北京:中华书局,1985:214.

[4][元]脱脱,等.金史卷24地理志[M].北京:中华书局,1975:550.

[5]清实录卷295高宗纯皇帝实录(乾隆十二年丁卯七月丙午)[M].北京:中华书局,1985.

[6]刘浦江.关于金朝开国史的真实性质疑[J].历史研究,1998(6).

[7][元]脱脱,等.金史卷129佖幸传[M].北京:中华书局,1975:2780.

[8][元]脱脱,等.金史卷79宇文虚中传[M].北京:中华书局,1975:1792.

[9][元]王恽.玉堂嘉话卷3[M].北京:中华书局,1985:31.

[10][清]张穆.蒙古游牧记卷7外蒙古喀尔喀四部总叙[M].张正明,宋举成,点校.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1991:142.

[11]冯家昇.契丹名号考释[G]//孙进己,等.北方史地资料之

四:契丹史论著汇编(上).沈阳:辽宁省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1988:48.

[12]杨树森.辽史简编[M].沈阳:辽宁人民出版社,1984:1.

[13]张国庆.辽代社会史研究[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6:48.

[14]盖之庸.探寻逝去的王朝——辽耶律羽之墓[M].呼和浩特:内蒙古大学出版社,2004:13.

[15]吉林大学边疆考古研究中心,东北亚生物演化与环境教育部重点实验室,吉林大学生命科学学院.中国北方古代人群线粒体DNA研究[M].北京:科学出版社,2010:165.

[16]李志敏.嘎仙洞的发现与拓跋鲜卑发祥地问题[J].中国史研究,2002(1):69.

[17]周建奇.辽代契丹半丁零——《辽史》中的迪辇为高车丁零异译补证[J].内蒙古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3(3):94.

[18][宋]欧阳修.新五代史卷72四夷附录第一·契丹[M].[宋]徐无党,注.北京:中华书局,1974:888.

[19][宋]叶隆礼.契丹国志卷23族姓原始[M].李西宁,点校.济南:齐鲁书社,2000:170.

[20][元]脱脱,等.辽史卷116国语解[M].北京:中华书局,1975:1534.

[21][唐]段成式.酉阳杂俎[M].方南生,点校.北京:中华书局,1981:44-45.

[22]薛宗正.突厥史[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2:54.

[23][唐]李延寿.北史卷99突厥传[M].北京:中华书局,1974:3286;[唐]令狐德棻.周书卷50突厥传[M].北京:中华书局,1971:908.

[24]温玉成.论“索国”与突厥部的起源[J].新疆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1(1):38.

[25][元]脱脱,等.辽史卷32营卫志中[M].北京:中华书局,1975:381.

[26]陈述.契丹舍利横帐考释[J].燕京学报,2000(8):103.

[27]贾敬颜.东北古地理民族丛考[M]//文史(第12辑).北京:中华书局,1981:156.

[28][元]脱脱,等.金史卷1世纪[M].北京:中华书局,1975:5.

[29][元]脱脱,等.金史卷67奚王回离保传[M].北京:中华书局,1975:1587.

[30][宋]徐梦莘.三朝北盟会编卷3政宣上帙三《重和二年正月十日丁巳》[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11.

[31][宋]李心传.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1引张汇《金虏节要》[M].北京:中华书局,1956:1-2.

[32][元]脱脱,等.金史卷66赞曰[M].北京:中华书局,1975:1570.

[33]哈斯巴特尔.阿尔泰语系语言文化比较研究[M].北京:民族出版社,2006:238.

[34][南宋]陈准.北风扬沙录[M]//李澍田.东北史料荟萃·金史辑佚.长春:吉林文史出版社,1990:1.

[35]孙伯君,聂鸿音.契丹语研究[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8:90.

[36]哈斯巴特尔.试析肃慎、挹娄、女真的族称关系[J].黑龙江民族丛刊,2000(3):112.

[37]王重民,等.敦煌变文集卷3燕子赋[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57:250.

[38]蒋绍愚,曹广顺.近代汉语语法史研究综述[M].北京:商务



- 印书馆,2005:47.
- [39][后晋]刘煦,等.旧唐书卷200史思明传[M].北京:中华书局,1975:5382.
- [40][清]王鸣盛.十七史商榷卷92新旧唐书二十四[M].北京:中国书店,1987:12.
- [41][清]赵翼.陔余丛考卷11新唐书文笔[M].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1990:164.
- [42]洪诚.洪诚文集·雒诵庐论文集[M].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2000:67.
- [43][清]赵翼.陔余丛考卷14史传俗语[M].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1990:219.
- [44][宋]欧阳修,宋祁.新唐书卷225逆臣上·史思明传[M].北京:中华书局,1975:6431.
- [45][宋]叶隆礼.契丹国志《契丹国初兴本末》[M].李西宁,点校.济南:齐鲁书社,2000:1.
- [46][元]脱脱,等.辽史卷116国语解[M].北京:中华书局,1975:1544.
- [47]朱志民.内蒙古敖汉旗老虎沟金代博州防御使墓[J].考古,1995(9):806.
- [48]乌拉熙春.契丹小字《金代博州防御使墓志铭》墓主非移刺斡里朵——兼论金朝初期无“女真国”之国号[J].满语研究,2007(1):72.
- [49]李秀莲.阿骨打称都勃极烈与金朝开国史之真伪研究[J].史学月刊,2008(6):49.
- [50]牛达生.《郎君行记》与契丹字研究——兼谈不能再视《郎君行记》为女真字了[J].考古与文物,1997(4):51-52.

## The Exploration and Explanation of “Jin”

Li Xiulian

(Historical and Cultural Research Center of Jin, Harbin Normal University, Harbin 150025, China)

**Abstract:** The most researchers identified the origin of Daikin name from “the tiger (jurchen language gold) water”, and they took no notice of the Remember the Emperor in which “The Liang Danysty is famous for wrought iron” and “The Jin Dynasty only can’t destroy and keep a good state for a long time”. *The Remember the Emperor* derived from *Tai in Recored* so it should be paid attention to its value. “The Liao Dynasty is famous for wrought iron” referred to the establishment of khitan’s YeLu generation from TieLi. “The Jin Dynasty only can’t destroy and keep a good state for a long time” referred to build Daikin’s Turchen nobler than Khitan. Turchen was translated into Daikin and Turchen country was translated into Big Daikin.

**Key words:** Jin; Nvzhen; Qidan; iron; the nation of Liao

[责任编辑:李慧慧]